



美文十年作品精选

贾平凹 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42

贾平凹 主编

美文十年作品精选

穆 涛 选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J267
J243

QAHN/64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文》十年作品精选 / 贾平凹 主编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2004.12

ISBN 7-5354-2946-7
I . 美 …
II . 贾 …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0069 号

责任编辑 : 李正武 责任校对 : 刘惠玲 梁 风
装帧设计 : 方隆昌 责任印制 : 吴竹敏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87679307 传真 : 87679300 邮编 : 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 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 : 枝江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880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 16.25 插页 : 2
版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 360 千字 印数 : 1-10000 册

定价 : 25.00 元

版权所有 ,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 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美是世间的一切大有	贾平凹(1)
陈瑞献现象	季羨林(5)
旧事拾零	杨 绛(9)
在中国科协 2000 年学术年会上的报告	杨振宁 (13)
我的原住民意见	李 敖 (19)
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柏 杨 (29)
董桥散文	董 桥 (35)
狐狸洞呓语	奈欧梵 (43)
黄昏唐人街	龙应台 (51)
苍老的河湾	余秋雨 (61)
关于绯闻	张中行 (81)

体验生活	周汝昌(85)
还 乡	金克木(88)
尴 尬	蕭 乾(92)
拾玉镯	黃 裳(94)
童心说	刘再复(97)
猫冢·燕园桥寻	宗 璞(119)
《庄子现代版》前言·画字	流沙河(126)
“沉默学”导言	周国平(131)
菩提树	吴冠中(134)
速写因缘	黃永玉(136)
信马由缰 (二)	韓 羽(152)
俗从何来	范 曾(158)
修剑桥的版画	李宪基(162)
给人留饭	新凤霞(165)
《红高粱》导演阐述	张艺谋(173)
“口出狂言”辩	刘晓庆(176)
美国家书 (1987 年)	汪曾祺(184)
序 说	王 蒙(189)
雁蕩杂记	林斤澜(191)
元载之死	李国文(197)

诗·凉山·吉狄马加	邓友梅	(201)
韩春旭的散文	史铁生	(209)
三题任世德	陈忠实	(211)
直面死亡	陈 来	(218)
我的第一份工作	余 华	(222)
小女子大写意	莫 言	(227)
欢喜渡	王安忆	(231)
遥远的完美	铁 凝	(237)
三张头等舱机票	陈祖芬	(245)
结果子还是不结果子	张 浩	(248)
人在江湖	韩少功	(251)
周至记事	叶广芩	(260)
民间的相册	叶兆言	(274)
梦中的河	陆星儿	(281)
寂寞书院冷	叶文玲	(283)
一个想当然的上海	方 方	(286)
喝酒和其它	池 莉	(289)
营 造	高建群	(293)
简单的生活	皮 皮	(296)
十年书事	潘旭澜	(300)

带回中国的记忆	夏晓虹	(304)
海上谈往	吴中杰	(315)
朱东润先生	许道明	(325)
外地男人眼中的福州女人	孙绍振	(330)
一个人的时代	朱以撒	(339)
汉代人的悲情安顿	费秉勋	(345)
静看鱼忙	李敬泽	(352)
三只悲剧里的狮子	何向阳	(361)
金陵子弟江湖客	余光中	(374)
她的一生	席慕蓉	(380)
散文三篇	舒 婷	(385)
采 桑	顾 城	(392)
“重点”以及“软肋”	叶延滨	(399)
随笔三篇	姚振函	(412)
笨拙在别处	梁小斌	(418)
蜀版的山水	熊召政	(433)
萨达姆	朱增泉	(438)
狐皮记	阎 纲	(456)
陈词滥调：答“爱情”二题	韩小蕙	(460)
一个人的告别	潘向黎	(466)

民间的经典	吴克敬	(473)
越剧里的爱情（三篇）	钱红丽	(482)
我们是女生	龙 莱	(488)
读 词	鲍鹏山	(498)
时空之忧（两篇）	杜爱民	(506)
十年的觉悟（代后记）	穆 涛	(509)

美是世间的一切大有

贾平凹

亲爱的读者，我们开办了这份杂志，这份杂志是散文月刊，名字叫《美文》。

为什么叫《美文》？因为当今的文坛上，要办一份杂志，又是散文的内容，又是炉灶起得这么地晚，脆的，有彩儿的名字都有了家主，如北京的《读书》、天津的《散文》、广州的《随笔》、以及《散文选刊》、《散文百家》、《散文天地》，我们想来想去，苦愁了许多日子，只好这么叫了。这么叫的时候，还有一段趣事：那一日，大家讨论“美文”两个字，争论好大，人分两派，一派说“美文”很雅的，如“美学”、“美术”、“美声”。一派说“美文”俗了，令人能想到“美容”呀、“美发”呀的。争执不休，忽想到鲁迅他们三十年代办《语丝》是查字典来的，又想到乡下多子的父亲常抱了婴儿出门，第一个碰着什么就依什么起名。于是闭了眼睛翻了一册书，那第一行的第一个字就是美字，出门又恰巧碰着一个汉子，是本市的一个名丑，手里正拿着一本《中国古典美文选》。《美文》就这样确定来的。叫《美文》绝不意味着要搞唯美主义，但我们可以宣言：我们倡导美的文章！

我们倡导美的文章。为什么办的是散文月刊而不说散文说的是文章？我们是有我们的想法。我们确实是不满意目前的散文状态，那种流行的，几乎渗透到许多人的显意识和潜意识中的对于散文的概念，范围是越来越狭小了，涵义是越来越苍白了，这如同对于月亮的形容，有银盘的，有玉灯的，有桔的一瓣，有夜之

眼，有冷的美人，有朦胧的一团，最后形容到谁也不知道月亮为何物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形容也不是，月亮就是月亮。于是，还原到散文的原本面目，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

如果同意我们的观点，换一种思维看散文，散文将发生一种质的变化，散文将不要准散文，将不仅是为文而文的抒情和咏物，也就不至于沦落到要做诗人和小说家的初学的课程，轻，浅，一种雕虫小技，而是“大丈夫不为也”的境地。

先人讲，文章千古事。做文章怎能是千古的事？我们理解，做文章的人不要一天到黑脑子里总是想着我的文章怎么做，怎样就凤头豹尾，如何起承转合。做文章的人应该“平常”下心来，明白做文章是一种“业”，同当将军一样，或同当农夫一样，或同妓女与小偷，生命都一样，“业”有高下尊卑之分，但都是体证自然宇宙社会人生的“法门”，“法门”在质上归一。若把自己的生命重点移到了在体证，而文章只是体证的一种载体，一旦有悟有感要说，提笔写出，这样的文章自然而然就是好的文章，好的文章自然就有千古价值。我们读《古文观止》，读中学课本，看到了历史上的那些散文大家，写得那一二篇绝美的抒情文，以为散文就是这类，但为了读到某一大家的更多的抒情文而翻阅他的文集时，我们常常吃惊他的一生仅仅是写了这几篇抒情文，而大量的是谈天说地和评论天下的文章，原来他们始终在以生命体证天地自然。社会到了今日，出版业异常发达，做文章的人太容易有出版和发表的地方，为出版和发表而做文章，文章必然量多质劣。

当然，文章的好坏，是时代之势左右，汉唐的文章只能是在汉唐，明清的文章只能是在明清。说过了一个时代的文章总体水准由一个时代而定，但往往是一个作家的具体作品却改变了某个时期的文风。作家个人的作用实在是相当大的。中外的文学史已

经证明：真情实感在，文章兴；浮艳虚假，文章衰。文学史上之所以有大家，大家之所以出现，就是在每一个世风浮靡、文风花拳绣腿的时期有人力排陈腐，复归生活实感和人之性灵。

基于诸多想法，我们开办这份杂志，虽然又多了一份杂志，使做文章的人太容易有出版和发表的地方上再多一块地方，但我们的目的之一如鲁迅的那句话：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们的杂志不可能红爆，我们不是为了有一个舒适而清雅的职业办杂志，也不是为了敛钱发财，我们的杂志挤进来，企图在于一种鼓与呼的声音：鼓呼大散文的概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更多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

所以，我们这份杂志，将尽力克服我们编辑的狭隘的散文意识，大开散文的门户，任何作家，老作家、中年作家、青年作家、专业作家、业余作家、未来作家、诗人、小说家、批评家、理论家，以及并未列入过作家队伍，但文章写得很好的科学家、哲学家、学者、艺术家等等，只要是好的文章，我们都提供版面。在这块园地上，你可以抒发天地宏论，你可以阐述安邦治国之道，可以作生命的沉思，可以行文化的苦旅，可以谈文说艺，可以赏鱼虫花鸟。美是真与善，美是犹如戏曲舞台上的生旦净丑，美是生存的需要，美是一种情操和境界，美是世间的一切大有。

我们完全清醒我们的丑陋，地处于西北，没有北京、上海、广州的地利，我们办刊的人没有写出什么过硬的文章，办刊又没有经验，而我们的鼓呼，虽然竭力却可能微乎其微，但我们确是意气相投的一帮散文的爱好者，涌动着一种崇高的感情而勇敢起来办这个刊物的，我们是一群声音不大的小狗，挥动的旗子可能仅仅是大人肩头上的小孩手中的小三角旗子，所以我们相信读者会可爱我们，可爱我们的杂志，为我们投稿，为我们提建议把杂

志办好。

刊物是大家的，真的，这是咱们大家的刊物。

(本文系作者为《美文》创刊所写的发刊辞，
题目为编者所改。)

陈瑞献现象

季美林

过去和现在，我在新加坡学术界和文艺界，都有一些朋友，有的鱼雁传书，切磋学问；有的过从甚密，结成了深厚的友情。我觉得，这真是人生乐事。

陈瑞献先生是新加坡文艺界的巨擘，仰望大名，心仪已久。但是直至今日，尚无缘识荆，极以为憾。现在忽然偶然得到了一个宛如自天而降的良机——陈先生要在中国出版《选集》了。承蒙垂青，邀我作序。以我庸陋，感愧交加。但我愉快地承担下来了这件工作。从此我在新加坡的朋友又增加了一个，岂非乐事中之乐事吗？

我翻看了瑞献先生的文集，欣赏了他的绘画，看了一些介绍他的文章，开始构思。按照自己的老习惯，总想先正一正名，给他安上一个什么家，然后再根据这个家的特点，生发开去，写成一篇妙（也不一定都妙）文。一般人写序言，有的也是遵照这个路数。然而，这一次我却失败了——生平第一次在这样场合下失败——我找不到一顶现成的什么家的帽子，给他戴在头上，而恰如其分，虽然我的帽子铺里现成的帽子数目是不老少的。

我迷离模糊地仿佛回到了几百年前的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那时候，正如众所周知的，出了一些全面的、多才多艺的、几乎是无所不包的（universal）人才。我面对的陈瑞献先生就近乎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诗人、哲学家、画家、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评论家、学者、书法家、篆刻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者

等等。在艺术范围内，他是油画家、中国写意画家、版画家，精通胶彩、纸刻，还是雕塑家。在哲学范围内，他通佛学、西洋哲学、中国哲学、美学、宗教学等等。此外他还精通饮食文化、园林艺术，他也搞服装设计。在语言方面，他精通汉语、英文、法文、马来语。我列举了这样多“家”，看来还不足以窥陈先生之全貌。即便是这样，陈先生不是已经能够让人目迷五色，眼花缭乱了吗？

陈先生这样一个 universal 的全才，在新加坡和世界上获得很高的声誉，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他获得了很多荣誉称号和勋章。新加坡为他修筑了一座规模庞大的“陈瑞献艺术馆”。一位评论家写道：“除了称他为天才之外，就没有别的称呼了。”中国当代大画家吴冠中先生称他为“东方青年的楷模，杰出的炎黄子孙”。因为陈瑞献先生，尽管在多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年龄还不到五十。按中国说法，只能算是中年。

怎样来解释这个“陈瑞献现象”呢？

近若干年以来，我经常考虑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我觉得，要解释“陈瑞献现象”，必须从东西文化关系入手。

在东西方文化关系方面，我的观点不可能在这里详加阐释。简短截说，我的主要观点是：从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文化交流是促进或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历史上，世界上已经产生了许多文化（有人称之为文明），但是哪一种文化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万岁千秋。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到了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纪末中，一个新世纪——二十一世纪，就要来到我们眼前。世界上一切有识之士，应该立足于眼前的二十世纪末，而展望二十一世纪。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看不清世界文化的走向，而迷离模糊陷入迷魂阵中。

带着这样的观点来看“陈瑞献现象”，就能理出一个头绪来。

陈瑞献正是在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激荡冲撞中产生出来的人物，而且他身上已代表着东西文化发展的未来。

陈先生的根虽然是在中国，然而他成长，受教育，接触社会，接受社会的熏陶感染，却是在新加坡。而新加坡，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东西文化的冲撞上，正处在两方面的前沿阵地上。换句话说，新加坡是东西文化交光互影最显著最剧烈的地方。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出陈瑞献这样多才多艺几乎是全能的人物。事情不是非常明显的吗？

具体一点说，陈瑞献所受的教育，他受熏陶的文化环境，都是有东也有西。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我在这里所讲的东方文化，除了包括中国文化以外，还包括印度文化。陈先生不但了解中国文化——这是他的根，而且也了解印度文化。他的一幅巨型的画，名字是 Poemon Suchners. Suchners 这个英文字翻译的是梵文原文的 *Tathā tā*，中国古代佛典译为“真如”。陈先生以此字命名自己的画，可见他对印度佛教哲学之理解，之欣赏。而他在学术上的全面发展，于此也可见一斑。

西方文化主宰世界已经有几百年了。它的光辉成就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幸福和繁荣。这一点谁也否定不了。但是，它同时也带来了麻烦与灾难。这一点也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死掉了几千万人的两次世界大战，不是都从西方爆发的吗？现在困扰世界人民的许多祸害，比如环境污染、大气污染、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淡水资源匮乏、新疾病的出现，甚至人口爆炸等等，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同西方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些祸害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前途。

我个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有识之士应该有足够的明智，应该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这个非常严酷的现实。不面对，不承认是不行的。回避也是没有出路的。

那么，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

惟一的一条出路就是：三十年河东的现象再次出现；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沟通融合，而以东方文化的综合的思维模式济西方文化的分析的思维模式之穷；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了的已经奠定了的基础上，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只有这样，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些建立人类未来生存的灾害才有可能得到遏制，人类才能顺利地生存下去。

我觉得，在陈瑞献先生身上，这种沟通融合东西文化的倾向已经表现了出来。所以我说，他代表着东西文化发展的未来。

陈先生的国虽然是新加坡，而他的文化之根则是中华。为了弘扬中华的优秀文化，为了加强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与理解，把陈瑞献先生介绍给中国的文艺界和学术界以及全中国的人民，是非常必要的，是会受到中国人民和新加坡人民的热烈欢迎的。现在中国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样一套《陈瑞献选集》，虽然还不足以窥全貌，然而鼎尝一脔，豹窥一斑，已足以慰情怡心了。这实在是明智应时之举，值得我们热情祝贺。我只希望把陈先生的绘画和其他方面的成就也能介绍过来。这样我们就能对陈先生了解得更全面一些，能做到这一步则我在上面引用的吴冠中先生对陈先生赞誉的两句话——“东方青年的楷模，杰出的炎黄子孙”——才能充分变为事实，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也从而会更进一步加强，这难道不是非常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吗？是为序。

旧事拾零

杨 绛

吾先生

一九四九年我到清华后不久，发现燕京东门外有个果园，有苹果树和桃树等，果园里有个出售鲜果的摊儿，我和女儿常去买，因此和园里的工人很熟。

园主姓虞，果园因此称为虞园。虞先生是早年留学美国的园林学家，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我们常看见他爬在梯子上修剪果树，和工人一起劳动，工人都称他“吾先生”——就是“我们先生”。我不知道他们当面怎么称呼，对我们用第三人称，总是“吾先生”。这称呼的口气里带着拥护爱戴的意思。

虞先生和蔼可亲。小孩子进园买果子，拿出一分两分钱，虞先生总把稍带伤残的果子大捧大捧塞给孩子。有一次我和女儿进园，看见虞先生坐在树荫里看一本线装书。我好奇，想知道他看的什么书，就近前去和他攀谈。我忘了他那本书的书名，只记得是一本诸子百家的书。从此我到了虞园常和他闲聊。

我和女儿去买果子，有时是工人掌秤，有时虞先生亲自掌秤。黄桃熟了，虞先生给个篮子让我们自己挑好的从树上摘。他还带我们下窖看里面储藏大筐大筐苹果。我们在虞园买的果子，五斤至少有六斤重。

三反运动刚开始，我发现虞园气氛反常。一小部分工人——